

张兴元 著

酸辣苦甜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MIN CHU BAN SHE
ZHONG YUAN NONG

张兴元 著

酸辣苦甜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酸 辣 苦 甜

张 兴 元

责任编辑 李明性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商丘地区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10.875印张231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500册

ISBN7-80538-281-6/I·111

定价5.00元

内 容 介 绍

这是作家张兴元同志的一部代表作。作家关注社会，关注人生，从生活的厚土中发掘出文学的宝藏，为我们展示了生活的万花筒。三个老头再婚的曲折故事，两个私奔者经历的感情纠葛，两妻争一夫所展开的“窝里斗”，一女嫁三男所酿制的苦酒，一对情侣被拆散却又难以弥合的生活悲剧等等，作品以曲折的故事，生动的语言，鲜明的艺术形象，为我们描绘了社会的千姿百态，展露了生活的丰富多彩，倾诉了人生的酸辣苦甜。作品具有雅文学的丰富内涵，又兼有俗文学的可读性。作品曾被译到国外，并被改成电视剧在全国播放，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。

目 录

酸辣苦甜·····	(1)
生活不肯原谅她·····	(64)
夏天的思考·····	(104)
村后有座红瓦房·····	(167)
啊，那三座孤坟·····	(217)
喜丧·····	(260)
火红的月季·····	(286)
后记·····	(341)

酸辣苦甜

在我们地直机关流传着三个老头的风流韵事。
其实呀，这里头酸辣苦甜咸，五味俱全，实在是一
言难尽啊！

你看，钱强老头正躺在病床上，寝不安枕，食不
甘味，心里好难受哟——

第一章

钱强老头做梦也没想到，在他五十六岁的时候，还想要媳妇。

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按老规矩，是全家人欢聚一起，送老灶爷上天的日子。现在虽然不敬老灶爷了，但是旧的习惯仍被保留下来。在“祭灶”这一天，人们总是想全家人团圆在一起，做些好吃的，欢庆一番。杀鸡，宰鹅，煮肉，蒸

馍，就此揭开过年的序幕。

在地区医院的内三病区，虽然不像家属院那样忙忙碌碌，但节日的气氛也是愈来愈浓。那些病号们听着从家属院传来的时断时续的鞭炮声，嗅着那股淡淡的火药味儿，在病床上再也躺不下去了。有的趴在窗台上，看着街上忙着采购年货的人群，不由思念起自己的亲人，一遍又一遍地催问医生：“我什么时候能出院？”那些获准出院的人们更像遇到特赦似的，在走廊里踱着步，等待家属们来接。就连那些医护人员也一改平日冷漠的表情，变得和悦了，喜笑颜开地向病号祝福，希望那些轻病号和慢性病患者早点出院，与家人团聚。

钱强躺在病床上，听着从邻近病房里传来的笑声，又看看对面墙壁上的日历，眼睛里倏地飘动着一丝忧郁的云翳。去年今日，老伴还活着。她炒了几个拿手菜，把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女婿都叫来了，美美地吃了一顿团圆饭。老伴特意在饺子里包了一枚硬币，说：“谁吃到这只饺子，明年定交好运气。”偏巧这只饺子盛到他碗里了。他虽然不相信这种游戏式的占卜，但还是把硬币吐在手心里，笑着高高地捧到妻子的面前。老伴乐得什么似的，亲手给他斟了一杯酒。全家人共同举杯，祝福他健康长寿。可是，时至今日，老伴不在了，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躺在医院里，真是人间世事，吉凶难卜啊！他心头骤然涌起一种凄苦和悲愁，干涩的两眼慢慢变得湿润了。

一天一次的查房时间到了。张大夫准时来到病房，她审视一下几天来的病历，含笑告诉他：“钱局长，你的血压已恢复正常，胆固醇也不太高，今天可以出院了！”她走到病

房门前，又扭回头向他投来欣喜的一瞥，那眼神似乎在说：

“祝贺你恢复了健康，快回家同亲人一起吃团圆饭吧！”

可是钱强躺在病床上却没动，他那两道浓黑的眉毛紧蹙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川字形的疙瘩。他出院后到哪儿去呢？哪里才是他的家呢？

家，应是幸福和欢乐的巢穴，在这个小巢穴里，应充满着夫妻的恩爱，老与少的相互关怀；应充满着人类最美好的感情，给人以幸福和温暖。可是，钱强目前的家是什么样子呢？

“唉——”钱强一想到这个家，就深深叹息起来。老伴一死，家里像抽掉一根顶梁柱，一切都随之变了形。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“妻管严”这种传染病的今天，一个丧偶老人在家中的处境如何往往是由儿媳是否懂事，是否孝顺来决定的。钱强的儿媳是电影院的售票员，名字叫王莉莉。每想起这位波浪头，他总是懊悔不已。儿子民民第一次把她领到家里来，他就看着不顺眼。他从生活中得出一条经验，凡是嘴巴上抹了蜜的人，当她翻了脸的时候，说出的话儿可能更尖酸、更刻薄，更让人难以下咽；凡是表面上对你格外亲热和恭敬的人，到了一定时候她可能更讨厌你，更嫌弃你，把你当废物抛到一边。他第一次见莉莉就感到她的话甜得过分，也热情得有点过分。他劝民民还是找个朴实本分的姑娘，可是民民不听，他完全被她那张蜜糖嘴迷住了。现在，他的猜测终于被证实了。老伴一死，他连个去处也没有了。

“唉——”钱强又深深叹息起来。他像一片枯叶被一阵狂风从树枝上摇落下来，飘落到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，一种空虚、寂寞、孤苦的情绪笼罩着他的心头。

门开了，走来了刘护士长，显然是催他出院的，不过话儿说得很委婉。

“钱局长，你家不在市里吗？”

“在！”

“今天祭灶，不回家吃团圆饭去吗？”

“我……没有家！”

刘护士长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怎么？你在打光棍？”

“……”钱强想不出恰当的词儿。

“一个人生活怪可怜的！”老护士长对他深表同情，“咋不再找个老伴呢？”

钱强苦笑一下，摇了摇头。他又怀念起自己的老伴来，那是一位多么温柔贤淑的女人啊！他们是结发夫妻，二人虽然没经过恋爱阶段，但感情却很亲密。她比他大一岁，一直像大姐姐一样关心他，照顾他，体贴入微。这么多年他没为家里的吃穿发过愁，没有为家庭的杂事分过心，使他能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。他深深感谢她，称她是家庭的“好后勤”。其实，她在家庭的作用何止是一位“好后勤”呢？从全家人的吃喝穿戴，到子女的教育抚养，以至街坊邻居的和睦相处，哪一样不是她操心呢？在户口簿上他是“户主”，但在家庭里却处在从属地位。他甘心当附庸，他为自己家里有这么一位贤妻良母式的女主人感到高兴。他还从中总结出一条结论：衡量一个家庭是否幸福要首先看看女主人怎么样。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一位贤惠的内助，这个家庭肯定不会幸福。旧社会讲究“夫唱妇随”，新社会夫妻之间则像鸟之两翼，车之两轮，失去其中一个，也就飞不得、前进不得。

“人老了，有个伴儿该多好啊！”钱强不禁从心底涌出

这种念头。可自己又觉得奇怪。“五十多岁的人了，还找啥老伴哟！”他很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老伙计，咋还赖在这儿不走啊！”随着一声大笑，打门外走来了一位矮胖胖的老人，他是原行署副专员赵信。钱强跟他是老乡，也是老同事，这次新班子组成后，他们又是一块离休的。他拉住赵信的手，悲怆地说：“人老了，家庭不管，住在医院里倒挺舒服。”

赵信当然了解钱强的苦衷。他依然笑哈哈地说：“家里不要你，我要你！你搬我家去住得了！甜甜和勇勇都远走高飞了，一个大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，晚上连个说话的也没有。你搬我家去，咱俩成立个光棍协会！”

赵信是个乐观的人。钱强为他的热情所感，也开玩笑说：“可惜你不是女的，要不咱就合成一家人！”

“咋？你还想找老伴儿？”

钱强忙否认：“不不！说个笑话罢了。”

赵信却认真思谋起来，他说：“资本主义国家，老人常被遗弃。在咱中国，个别地方也会出现这情况。要是有个老伴，比依靠子女强多了！”

“你也想找个老伴儿？”钱强问。

“不，不！我儿女孝顺，不像你！”

二人又笑了，笑得都很凄苦。

张大夫拿着出院通知单走进来，她见了赵专员，热情地打了个招呼。赵专员问：“张大夫，年货操办齐了吗？”

张大夫淡然一笑，说：“过什么年哟，尽给自己找麻烦！”

“怎么，还是你一个人生活？”赵专员是个热心肠，总爱操心别人的事。

张大夫所答非所问：“俩人哩！南南快回来了。”

钱强从床上坐起说：“今天又感到有点头晕。”

张大夫给他量了一下血压：“怎么搞的，又上去了？”

钱强对自己血压上升反而感到高兴：“晚几天出院，行吗？”

张大夫又给他检查一番，说：“你如果愿意，就在这儿过春节吧！”

“好，我就在这儿过年！”钱强像一下子解除了精神负担。

“年初一轮我值班，到时我给你送饺子来！”张大夫出于礼貌，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她向赵信点点头，走了出去。

赵信看着张大夫消失在门外的身影，轻声问钱强：“你看张大夫怎么样？”

钱强瞅了赵信一眼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赵信哈哈一笑，没有回答……

第二章

赵专员要给钱强介绍对象，想不到女儿的来信却把他闹了个没主张。

赵信来到医生办公室，只见张大夫正收拾病历卡和听诊器。他招呼一声，走了进去，问：“要交班了吗？”

张大夫忙着让赵专员坐下：“刚来个病人，我去看看。”

“那你忙吧，我停会儿再来找你。”赵信转身欲走。

“赵专员，是不是想开点药？”张大夫知道赵信有慢性

肠炎，就拿起处方要给他开药。

“我的病好了，是想找你谈点别的事。”赵信打量一眼张大夫的神情，亲切地笑了笑。

“那好，你在这儿稍等一下。”张大夫搬了张藤椅，又倒了一杯茶，然后向他点点头，带着几分疑惑，走了。

年关将至，病号减少，医护人员也趁查房后的闲空儿，到街上采购年货去了。医生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只有炉火上的水壶发出幽幽的响声。去年，赵信在这里住院两个多月，听人谈到这位张雅琴大夫的坎坷经历。她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医科大学毕业生，爱人是她的同窗好友。想不到他们结婚不到二年，她爱人被内定为“特嫌”，忍受不住政治上的压力，服毒自杀了。于是她被下放到一个郊区中学当校医，她带着独生女儿南南，熬过二十多年。直到去年，她逝去的丈夫得到彻底平反，她才回到地区医院。当时赵信曾动员她振作起来，再组织一个新的家，张大夫只是凄然一笑，没说什么。赵信此刻旧念重提，他想再次动员她。一个女同志，孑然一身，那生活是极凄苦的。

赵信把手伸进衣袋，想掏颗烟吸，但却触到女儿甜甜的来信。刚才路过行署大门时收发员交给他的，他还没来得及看。其实不看他也知道，女儿女婿将带着孩子来这儿过年。他们多年都是这样，已形成习惯了。

赵信掏出信，在手里掂了掂，感到分量比过去的来信重。女儿甜甜是学文科的，每次来信都写得很有感情，不像儿子勇勇，语言干巴巴的，像发电报一样。现在女儿又在热情地向他问候，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片思念之情。可是她后来笔锋一转，却写了这么一段话：

“爸爸，过去你有工作，每天忙忙碌碌，感到生活很充实，很愉快，很有色彩。有时我连去几封信，你都没时间回，即使回信也很简短。愈是这样，我愈高兴，愈放心，知道爸爸工作顺利，精神愉快，无暇顾及儿女情长。可是现在你离休了，家里仅留下你一个人，你一定感到很孤单，很寂寞吧？特别在这节日气氛愈来愈浓的时候，我和弟弟跟你远隔千里，不能尽到儿女应尽的责任。你一定拿着我们的照片一遍又一遍细细察看着吧？一定怀念母亲在世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家庭的幸福和欢乐情景吧？唉，都怪我们太自私，当初没有替爸爸着想，让你这么多年孤身一人，忍受这么多痛苦。小时候你为我们的生活操劳，长大了我们离开了你，让你忍受孤寂之苦。每想到这里，我心里就难受。要是妈妈陪着你，我们做儿女的在外边也放心。可是现在我们却没有妈妈了！”

赵信看到这里，不由停了下来。女儿怎么突然提起这事来？自从老伴去世后，女儿从没在爸爸面前提起妈妈，不是她不想念妈妈，而是怕惹爸爸伤心。现在十几年过去了，女儿也做了孩子的妈妈了，怎么又提起妈妈来了呢？而且好像话中有话——

“爸爸，我觉得你怪可怜，怪为难的，把你接到俺家来吧？这里有婆婆，你一定感到很不方便；要是到舅舅那里，他在西北高原，气候不好，你去了也不适应。每想到你今后的生活，我就很不安。你为我们姐弟二人作出了最大牺牲，尽到了爸爸应

尽的一切责任。你是一位可敬的爸爸，可以说是世上最好的爸爸。但是我们当儿女的，却无法尽到我们应尽的责任。特别是我，更辜负了你的期望。前几年我和你女婿还能在春节时去看望你，在那里住一个假期，可是今年不行了。他要攻读博士学位，要抓紧假期这段时间撰写学位论文；小柯柯要跟奶奶回老家，他爷爷一直很想念他。今年春节只有我一个人能去看望你——勇勇刚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，春节也不能回去。现在你一个人呆在家里，孤苦伶仃，日子怎么过呀？我特别担心，要是半夜三更你突然有了病，谁来照顾你呢？你就是想喝一口水，谁给你打呢？前天我们单位有位单身老汉，夜里患了心肌梗塞，三天后才有人发现，当然无法抢救了——啊，爸爸，请原谅女儿说了这么多不吉利的话，特别在这节日将要来临的时候。但是，女儿是唯物论者，是尊重事实的。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。你老了，而且会越来越老，身边却没有一个亲人，怎不叫我们忧心如焚呢？”

赵信觉得奇怪，女儿总在绕圈子，她到底心里藏着什么话要讲呢？

“爸爸，我说这番话的意思你一定猜出个八九分了吧？由于传统的观念仍在我们头脑里作怪，过去我们有很多话总羞于说出来。我佩服西方人的直率，他们在长辈面前无所顾忌，心里话能直率掏出来。现在我要向他们学习，直接了当地把我的意思讲出来——哎呀，写到这儿，我的脸都红了。用什

么词说好呢？总而言之，我们觉得现在需要一个妈妈！一个能疼你爱你、能体贴你照顾你的妈妈！”

“这丫头，思想倒开通！”赵信不好意思地笑了。他看不见女儿到底脸红没红，反正他感到自己脸上热辣辣的，可能有点红了。他被女儿的一片深情打动了。有这样的女儿，他感到是一种幸福。但是，要他再找对象，他却觉得感情上有点通不过。是的，妻子死了十多年了，为了抚养两个孩子，他没少吃苦，特别是勇勇，他总是不好好吃东西，黄瘦黄瘦的，像个“小萝卜头”。后来他又进了五七干校，只好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保姆李姨照顾。当时有人给他介绍对象，他都一一拒绝了。他要对得起死去的妻子，更要对得起年幼的孩子。多亏那位好心的李姨相助，总算把两个孩子拉巴大了。可是孩子一大，就像麻雀出窝儿似的，一个个飞出去了，整个家就剩下他一个人。女儿的分析是正确的，离休后他更想念孩子了。那玻璃框里的照片，他端详一次又一次。他不写长信的习惯也改了，而且每封信的内容都流露出一种孤苦的心情。

“爸爸，这个问题不是我一时心血来潮，才提出来的。几年以前，我跟勇勇就商量过，只是那时的要求不很强烈，当着你的面又不好意思说出口。现在我们不能再等了。今年春节回去，我将正式跟你谈判。现在先给你打个招呼，叫你思想作个准备。同时，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和勇勇物色好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你知道了保准满意。只是现在还需向你保密！”

赵信看到这里，不由犯起嘀咕来。这个“合适的人选”是谁呢？她姐弟俩咋能知道我会“满意”呢？赵专员作过政法工作，他很快作出以下判断：第一，这个人是我和甜甜都熟悉的，第二，这个人跟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，第三，这个人是女的，而且是单身！包围越来越小，但赵专员仍猜不出她是谁，因为他平时太不留心这方面的事了。他对女同志差不多都是同等距离，分不清亲疏和远近。

“这丫头，捉弄起爸爸来了！”他合上信，装进衣袋里，决定不再想她。然而他脑子里仍在萦绕着一个问号：“她，是谁呢？”

张大夫诊断回来了。赵信问：“这时候来住院，一定病得不轻吧？”

“轻度肠胃炎。主要是饮食不注意引起的！”张大夫填好病历，交给护士拿药去了，“听说这位孙局长怕老婆，有人跟他开玩笑，喊他惧内懦夫。哈哈，你们当领导的，真有意思！”

“啊，是孙明！”赵专员一听是老朋友，站起身就要往外走。

“赵专员，找我有事吗？”张大夫轻轻问了一句。

“有，有！”赵信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重又坐在火炉旁。他沉吟一下，问：“雅琴同志，你现在生活怎么样？南南还在乡下吗？”

张大夫轻轻叹了口气，淡淡一笑，说：“南南还在乡下，我自己的生活嘛，马马虎虎，还可以。”

“不，不！你一生经历这么多坎坷，现在又一个人生活，够艰难的了。”

“二十多年都过来了，现在比过去强多了。”

“人的要求总是不断提高的。过去的目标达到了，还会提出新的奋斗目标。你现在没有政治上的压力了，但总要追求生活中更美好的东西吧？”赵专员从理论上开导一番，向她提出这次谈话的实质性问题，“人到了老年，更会感到孤单。你是不是再找一个——”

“赵专员，你现在不也是一个人生活吗？”张大夫打断他的话，转守为攻地说。

“哈哈，”赵信被反问得有点尴尬，想不到事情闹到了他头上。他忙声明说：“我呀，有了！”

“谢谢你的关怀，赵专员！”张大夫见刘护士长走过来，忙打住话题。

“好，我等你的回话！”赵信告辞出来，便去病房看孙明。

第三章

赵专员想跟惧内懦夫开个玩笑，但看看他那愁苦的样子，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。

赵专员来到五号病房。

孙明刚挂上吊针，正愁容满面地躺在病床上，好像病情十分严重。

孙明的绰号叫“惧内懦夫”，如果究其根源，这功劳还应记在赵专员身上。那时赵信还没提为专员，他跟孙明在一个局工作。有次他问孙明：“人们背后都喊卞水仙是卡夫卡